

2020年12月22日 星期二

责任编辑 马艳 责任校对 瑞珊 技术编辑 崔敏

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

先有流佛寺，后有姚家庄

白世国

初冬时节，我再次走进运河区南陈屯乡姚庄子村，探寻沉淀在岁月深处的历史印痕。断裂的古碑，将历史铭记于河岸；纸页泛黄的族谱，记载着运河人家迁徙、发展的足迹；锈蚀的沉船铁锚，见证着激流险滩沧桑的过往。



流佛寺险滩原址

1. 运河岸边，有座“歪脖”流佛寺

姚庄子村南，大运河北岸，一块断裂成三块的石碑横卧在路边，字迹大多漫漶不清。隐约能识别“(重)修流佛寺碑……青县僧会……本山住持……大明嘉靖十二年戊戌春三月丙辰”等字样。这块古碑是流佛寺唯一的历史遗存。

姚庄子86岁的狄堪生已卧病在床，但思维清晰，提到村中的流佛寺，提到歪脖石佛，他暗淡的眼神现出褶皱神采。他记忆里的流佛寺，在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渐渐清晰起来——

流佛寺南距运河百余米，坐北朝南。山门、前殿、大雄宝殿、禅房等建筑青砖灰瓦，飞檐高耸。寺院内古槐苍郁成荫。

寺门两侧各有一块古碑，立于巨大的赧厝之上。碑上的字苍劲质朴、古拙浑厚，有人拓了碑文当字帖用。

前殿供奉三尊石佛。释迦牟尼佛居中，体型高大，紧顶着殿顶。佛首螺髻，面容恬静安然，超然尘世。更有奇特之处，手拍石佛可发出铜声，人们称其“石佛爷”。两侧为观音、文殊菩萨。

后殿所奉神佛颇多。其中一尊盘膝

而坐的思维佛，年代最久。高约6尺，法相庄严，头颈向右肩稍倾，双手合十贴于右腮，若思考状。乡亲们亲切地称之歪脖石佛。流佛寺，也因此有了极具烟火气息的名字——歪脖流佛寺。

乡亲们遭逢坎坷，遇到为难事情，都说与歪脖石佛听；把对生活的祈盼，也诉与他。这一时刻，歪脖石佛不再是高高在上、受人香火的神佛，更像是乐善助人的邻家长者。

歪脖石佛何来？

传说，有一年发大水，石佛自运河下游逆流而来，至此停留不前，被僧人觉悟引至岸上建寺供奉。这个传说被载民国版《沧县志》。

既然是传说，就无需当真。重要的是，它留给后人一段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此后，人们又自南方采买数船石料，顺运河运来，聘请名工巧匠雕刻释迦牟尼佛、观音、文殊菩萨及十八罗汉像。乘船经此的客商进寺上香，流佛寺的名声随运河不脛而走。

民国版《沧县志》记载，石佛寺始建于元朝，于明嘉靖十二年（1533年）、天启六

年（1626年）重修。

时光流逝到1934年，就是狄堪生出生那年，姚家庄（今南陈屯乡姚庄子）建立小学，就设在流佛寺内。狄堪生清晰记得，他入学那天，大人们七手八脚向后殿外面抬神像，他跟着跑前跑后看新鲜。

流佛寺东面有个青砖台子，台上立着一口锈迹斑斑的大铁钟，一房多高，三人揽臂都抱不过来。敲响铁钟，十多里外也能听到声响。钟上有字，但当时没有人留意写的是什么。

日军侵华后，石佛寺日趋败落。最后一位僧人法号玉馨，解放后离开寺院。令人痛惜的是前殿的“石佛爷”，“文革”期间被砸成碎块。歪脖石佛被村民隐藏，不知所踪。兴盛一时的流佛寺，流逝到岁月深处，仅嘉靖年间的一块古碑横卧在路边，残存至今。

世间万物有生有灭、有兴有衰是千年不易的道理。但姚庄子人再提起古刹流佛寺，念念不忘亲如乡邻般的歪脖石佛；不忘需抬脸仰视，敲击发铜声的“石佛爷”……不疾不徐的铁钟声已成绝响，一切皆成怅惘。

2. 三村绕寺，并称姚家庄

明代，燕王朱棣与明惠帝的战争旷日持久。朱棣称帝后刻意报复，津南鲁北一带的百姓惨遭屠戮，几无遗孀。幸运的是，流佛寺竟安然无恙。

明永乐二年（1404年）官府移民。一册册纸页泛黄的族谱记录了人们迁徙、发展的足迹。山西姚姓迁来，在流佛寺西北百余米处的高岗上建姚家庄；清顺治年间，狄姓由关外迁来；后有孙姓等人家迁入姚家庄……

明万历至天启年间，张、任、孔等姓迁

来，在流佛寺东北方向新建一村。村庄轮廓酷似牛头，名牛头庄。

清康熙年间，牛姓族人自牛洼东迁来，居于流佛寺周边，村名流佛寺。

时光至此，姚家庄、牛头庄、流佛寺三个村庄男耕女织、鸡犬相闻。此地交通便利、土地肥沃、杨柳依依、渔歌互答、一派和乐。长河、古寺相映成景。

清康熙年间至清末，又有夏、肖、朱、杨、刘、王、秦、叶等20多个姓氏迁来，促使三个村庄环绕流佛寺连成一片。清末，渐渐

形成姚家庄的统一名称。1950年，姚家庄更名为姚庄子，成为官方和民间的统一称谓。随着迁入人口的增加，村中现有40多个姓氏。

尘世变幻，最早迁来的姚姓已无人在此居住。村子老人回忆，过去尚有姚家坟，逢年节有人来祭奠。后来坟地无存，姚家后代也不再来了。村里曾有周、徐、范、韩等姓，后来不知何故也渐渐没了踪迹。

清顺治年间自关外迁来的狄姓、万历年间自沧州锅市街迁来的张姓、天启年间自献县南河营迁来的孔姓……这些人在运河边安家落户，繁衍生息、代代相传。

姚庄子村委会会计狄清华是文化人，说起村庄历史如数家珍。他介绍说，村西曾有片土岗子，断砖残瓦隐没于荒土中，解放前有人挖到过整罐的铜钱，有元丰通宝、崇宁通宝，是北宋时期发行的货币。以此推测，土岗子应该是千年前的古村落遗址。村西砖厂曾出土春秋时期的布鼎、青铜剑，上交文物保护部门。村边的沟渠内，出土绳纹砖古墓葬。可见此地人文积淀之深厚。

3. 流佛寺险滩

姚庄子东邻刘舒庄，屋舍相连。大运河自西南蜿蜒而来，与村庄短暂相拥，又向东南曲折流去。长约四五百米有段南北走向的河道，河面宽阔，平静的水面如巨大的明镜映照出天光云影。三三两两的垂钓人静静地坐在河边，神情恬淡。这场景，如世外桃园般宁静。所谓沧海桑田，若非当地人，谁知此处曾是大运河著名的险滩。

水盛的年月，运河在此向南转弯后，河道骤然宽广了数倍，加之水位落差较大等诸多原因，奔涌的河水形成一东一西两个巨大的漩涡，单是空心水眼就如竹筒大小。河水旋转翻滚，声如牛吼，不绝于耳。昔日，此地地标建筑是始建于元代的流佛寺，因此南来北往的船家称之为流佛寺险滩。

船只至此，船工必须抖擞精神，齐心配合闯滩。特别是逆行船，纤夫的闯滩号子吼起来，步子紧起来。只有有经验的船老大，才能看准水路行驶。船身随波起伏，虽左右摇摆，却能安稳度过。过去船家多迷信，闯滩前要上香、叩头，有的还宰鸡、放鞭炮，祈求神灵保佑平安。行船稍有疏忽，极易被卷入漩涡，船毁人亡的事故并不鲜见。

刘舒庄有位近90岁的老人曾目睹沉船事故。一艘满载货物的木船经此，船舷在水花中忽隐忽现。驶进险滩，船头稍稍有些偏移，被水流裹挟进漩涡，船身随水旋转。人们惊呼不好，货船转了几圈，突然倾斜，船内进水了……岸上的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这艘高大的船桅渐渐没人水中。

此处凶险，自然附会了种种传说。譬如，传说曾有乌龟在此修炼成精，后来运河水浅，神龟顺水北去。即将远离故土，神龟恋恋不舍，在南川楼附近浮上水面，身赛箩筐，头似木斗，两眼如灯笼，回望家乡。神龟落脚于津门三岔河口。后来有货船刚碰，有落水人被神龟驮到岸边而获救。获救人恰是沧州人。事虽无稽，但寄予了神龟温暖的乡土情怀，在一代又一代人中流传。

自1957年以来，南运河水量逐年减少，此处险滩也渐渐消失。枯水期，有人在这附近挖掘，挖出锈蚀的铁锚及残损的瓷器。昔日险滩成了大水坑，二尺多长的大鱼多得数不清。好事者拴了几块砖头投下去，一丈长的绳子，接了十根，砖头还没到坑底。下水洗手，水凉得刺骨。此处沉船虽多，挖出的器物却不多，当地的老人推测，大概是昔日激流、漩涡、暗流并存，水况复杂，器物沉到深水区域或被卷到下游。

而今，此处部分河道淤成河滩，种了蔬菜、庄稼，但河面依然宽广，隐约能看出此处的不同寻常。岁月流转，沧州西南的流佛寺险滩也成为遥远的记忆。



流佛寺的石碑